

花呀 草呀 雲呀 天呀 水呀 風呀

蕭毅虹

——瓊瑤作品的今昔

編輯先生：

寄上一篇關於瓊瑤作品的評論，煩您指正。大綱如左：

1. 瓊瑤小說的愛情觀
2. 瓊瑤小說的技巧
3. 瓊瑤小說的傾向

結論：到目前爲至，瓊瑤只能算是一個「說故事者」而不是「作家」。我初中時，瓊瑤正出「窗外」，高中時又和她的母校一樣是二女中，聽說不少關於她的事。最近我執教的「史丹福中心」，有許多外國留華學生問起「瓊瑤是你們臺灣的代表作家嗎？」因爲他們看了「彩雲飛」，覺得「太不真實，像作夢一樣」，可是在書店又看到她那麼多花花綠綠的書，十分不了解。這個更加强了我要徹底用心探討批評她文章的動機，所以費了幾天的功夫整理她的小說，然後下筆，自信絕無涉及人身攻擊之處，請您大力斧正，若是不合貴刊用稿標準，煩您寄回原址，謝謝您！

敬祝

編安

蕭毅虹 六月十四日。

從「窗外」起家的瓊瑤，寫過的小說像潮聲、船、水靈、幸運草、菟絲花、烟雨濛濛、翦翦風、彩雲飛、寒烟翠、紫貝殼、幾度夕陽紅、庭院深深、星河、海鷗飛處等，什麼花呀草呀雲呀天呀水呀風呀的，一般腦兒全都是屬於窗外的東西。說得更確切一點，無非是些窗外的「幽夢」、窗外的「激情」。

早幾年，曾經有一篇直挖到瓊瑤小說的根的「沒有窗，那有窗外」，談諧而犀利的一語指出她小說裏的虛浮、狹隘，但瓊瑤當時正紅，反倒因此收到一點免費的宣傳效果，作品却無甚長進。之後，她的小說改編成電影，一部一部的公諸於世。和瓊瑤生活在同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，是他的運氣，我們的不幸——因為我們得容忍她不斷的造夢說夢。但是經過仔細的分析以後，就客觀的文學批評來說，我有相等的權利指出，瓊瑤的文學生命已經死了，她的寫作生涯已毫無前途可言了。

作家的責任正是構成他所以偉大之處：從蕪雜紛冗的生活面上加以智慧的提鍊，愛心的點化，提鍊出生命的本質、人性的本質，點化出善的心境，美的人生，然後透過文學的方式予以披露、展現，換句話說

，當有境界，而「所造之境，必合乎自然；所寫之境，必鄰於理想」，俱是從「性情」中出。唯其如此，偉大的文學作品方才不受時空的限制，任何時代，任何地方的人，都可以從他裏面，找到「我」的形象、「我」的心聲、「我」的出路；同時自然而然的擴展了讀者的視界，提昇了他的性靈。劉勰早就在文心雕龍裏指出「文學主於情性」，為情而造文，故發乎自然。能够如此，那麼即使是發而為「滿紙荒唐言」，即「一把辛酸淚」也自會得到「解人」，絲毫不減它的永恆價值，而作者即在此中自然而然的完成了他的使命。我們讀「老人與海」，沒有看到什麼「男性的、寬闊的胸膛」，只深刻的領略到在踏踏實實的生活、中撞擊掙扎的心靈；我們讀「伊甸園東」，沒有看到什麼「超凡的、怪異的美」，只深刻的從女主角凱茜身上領略到善與惡的衝突，以及在罪與欲中的自我抉擇；我們讀「紅樓夢」，沒有看到什麼「這是怎樣的愛情！那樣濃濃的、深深的、熱熱的、沉沉迷迷的」，我們只深刻的領略到一個徹底的悲劇和解脫；我們讀「西遊記」，沒有看到什麼「離奇的、曲折的、綺麗的、悲哀的故事」，只深刻的領略到一個活生生

的人，心裏起伏着善、欲、食的衝突；如果一個「作家」，僅僅只滿足於「讓我再給你說個故事吧！你靜靜地聽吧」，滿足於鋪敘曲折的情節，鋪張浮濫的詞藻，事既非真，情亦誇誕，那麼筆下所湧當然就只有「夢」了。嚴肅的來說，這個「作家」已經沒有資格算是作家，他的文學生命也已經腐爛了、死了；即使他再說六個夢、六十個夢，充其量也不過如瓊瑤自己所言，一個「說故事的專家」罷了。

本文擬就三方面來探討瓊瑤的小說：

一、瓊瑤小說的愛情觀。

二、瓊瑤小說的技巧。

三、瓊瑤小說的趨向。

自「窗外」到「浪花」這十多本小說中，瓊瑤不厭其煩的以一種「女性的」「洋化的」口吻絮叨着：

這世界是由愛所堆積起來的！（彩雲飛）

這世界是愛人們的，不是嗎？（一簾幽夢）

我們怎能不愛這世界呢？（寒煙翠）

我的生命是繫在他的生命之上。（白狐）

我愛你，真的愛你。愛得固執，愛得深切，

愛得瘋狂。（海鷗飛處）

永遠在我小小的角落裏，愛你。（心有千千

結）

愛你這麼長久，這麼痴，這麼狂。（幾度夕

陽紅）

那麼，瓊瑤小說裏的「愛」到底是什麼？堆積了幾大本的「愛」，到底有沒有反映出我們——二十世紀，遭逢非常國難的中國人的形象、生活、想法及出路呢？

爲了清楚起見，我把這麼多的「愛」歸納成三大點：

1 真正的愛情中一定有痛苦（幾度夕陽紅三五〇頁）

世界上沒有一份愛情裏，是沒有驚濤駭浪和痛苦的（彩雲飛七七頁）

因爲有了這個大前提在先，所以瓊瑤勢必要在她的小說裏「製造」出「大量」的「痛苦」，否則就不足以顯示出這份愛情是「真正真正」的。這種「驚濤駭浪」般痛苦的內涵，又可細分爲四項——大量的「激情」；大量的「衝突」；

大量的「疼痛」；大量的「眼淚」。

瓊瑤的小說裏，擠滿了「滿懷的激情」、「特殊的激情」、「固執的熱情」、「酸楚的激情」、「癡迷的深情」、「強烈的、迫切的、渴求的感情」、「痛楚的、無奈的、委曲的感情」、「狂野的、不顧一切的熱情」、「絲毫不加以掩飾的熱情」、「壓抑着的痛楚的熱情」、「痛楚的激情」、「瘋狂的熱情」、「酸楚的柔情」、「強烈的癡情」。具備這種型態情感的人，不論男女，多少都是欠穩定，未成熟，少理性的「情緒型」人物。愛的時候「那樣專注、強烈和一廂情願」的「我每根血管、每根纖維、每根神經都要你」，一旦發生了什麼變故或誤會，能够猝然「尖銳、嚴厲而殘忍」的口出譏諷惡言，惡之欲其死。「烟雨濛濛」時還只有「一個耳光」，到了「一簾幽夢」時已經進步到「十幾個耳光」了。這樣的例子在瓊瑤的小說裏多得可以信手拈來，試看「心有千千結」裏，耿若塵怎麼罵江雨薇；「彩雲飛」裏，孟雲樓怎麼譏諷小眉；「海鷗飛處」裏，俞夢槐怎麼戲辱楊羽裳……罵完打完之後，才「震驚於自己所做的事」，又是詩、又是詞、又是玫瑰、又是眼淚、又是電

話的「你……能原諒我嗎？」

在戀愛中的雙方的「激情」，可能還不能滿足瓊瑤想像中的「驚濤駭浪」，所以再加了一項，變成「內有激情，外有衝突」。衝突，本是小說戲劇中不可或缺，衝突的本身，最能暴露人性，同時能啓發人性。瓊瑤小說裏的衝突絕對不會在戀愛中的當事人身上出現，因為他們太「一廂情願和強烈、專注」而忘了衝突，她小說中的衝突是以「代溝」為主的。這名詞是新的，所以瓊瑤也只有在她最近正連載的「浪花」裏才正式使用。但從「窗外」起，這樣的情節已經屢見不鮮了。我們試拿「彩雲飛」為例，孟雲樓的父親反對他和身罹絕症的涵妮相戀，繼而反對他和歌女小眉結婚，孟雲樓因此說「他真是我愛情的剋星」！惡言層出，甚而出走。涵妮之母，本是孟父的未婚妻，託友照顧最後竟成友人妻，感情創痛自是不輕，涵妮又患不治之病，任何一個人（即使是瓊瑤本人），如果身為雲樓之父，反對阻止正代表了人情之常，要是不反對，那才真不知是那門子的父母。瓊瑤在這裏，很明顯的露出了她只會說故事，不懂得刻劃人性的弱點，其實她很可以努力描寫孟雲樓父親的心理狀態

，其中愛子之情，過去的創痛以及俗成觀念所衝激的浪濤，豈不是比孟雲樓的激情更為「驚駭」？而瓊瑤只一筆帶過，「他根本不瞭解愛情」，這是太懶惰也是太拙劣的手法。涵妮之母擔心女兒禁不起感情的折騰，勸雲樓搬走，也給反擊了一句「也許你根本沒談過戀愛」！

「浪花」裏受盡瓊瑤筆伐的母親角色，曾經悲哀的向她女兒說了一句話：

「凡是你們愛的，我就都得說好，這樣你們才開心，這樣就叫做瞭解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們都愛上了臭狗屎，我就應該說那臭狗屎好香好香，你們愛得好，愛得高明……」

瓊瑤繼續寫着，她女兒聽了搖搖頭，啼笑皆非。事實上，瓊瑤的小說對父母的要求不正這樣嗎？一對對「瓊瑤式」的男孩與女孩、男人與女人、男人與女孩，陷入了「瓊瑤式」的激情裏，害怕、期待、折磨、哭泣、誤會、分離、重聚，誰要是從中反對這「真正的愛情」，誰就是「不懂得愛情」。而這個「誰」的惡人角色，往往派給了父母來擔任——這，就是瓊瑤小說中的衝突。

我前面為什麼不說是探討瓊瑤的人生觀，而要直指愛情觀呢？因為瓊瑤的小說裏，除了激情以外再無其他。任何角色如果與這激情有關才是活的（也就是說有臺詞唸的），否則就只是個死的名字而已（也就是說讓別人在臺詞裏唸到的）。這「愛」彷彿是一座孤立的舞台，瓊瑤手牽無數傀儡，任意編排。什麼時代背景、什麼當代思潮、什麼具體生活，瓊瑤可管不了那許多。因此「瓊瑤式」愛情中人的心理、行為、習慣、意識型態，全是沒有時間性的，「白狐」如此，「浪花」亦如此，只不過服裝上有差別罷了。好的文學作品必然具備了可為象徵的時代性，瓊瑤每每說她自己「身為作家」，却自動放棄或有意輕視了這項價值，這是很令人不解的；或者正因為「是不能也，非不為也」的緣故？

內有激情，外有衝突之下，「痛」「疼」是必然的產物，「驚濤駭浪」之中，誰能不痛？所以「疼痛欲裂」、「頭痛欲裂」、「痛得直跳起來」、「心底抽過一陣刺痛和酸楚」、「全心酸楚」、「不勝痛楚」、「心如刀絞」、「心魂俱碎」、「絞痛了神經」、「刺痛了神經」、「牽動了他的每根神經」、「尖

銳的痛楚」、「心臟絞結起來」、「心疼得絞起來」、「撕裂了她的心臟」、「心臟痙攣了起來」、「絞痛了他的五臟六腑」、「五臟六腑一陣疼痛」、「抽痛了她的五臟六腑」、「扯痛了他的五臟六腑」、「五臟六腑都抽疼了」、「每根纖維都被她絞痛」、「把我每根腸子都弄碎了」，這種種顛過來倒過去的疼呵痛的，泛濫在「瓊瑤式」的愛情裏。

疼痛之餘，眼淚當然是免不了的。瓊瑤的小說中，女人哭，男人一樣能哭。不哭，不足以顯示激情；不哭，不足以顯示痛苦；難怪「悽惻、含淚、含愁而深情的眸子」，變成了所有活在瓊瑤小說中人物的特色。由「眼睛裏蒙上了一層霧氣」、「眼睛裏凝聚着霧氣」，到「泫然欲涕」、「眼裏漾着淚」、「眼睛模糊而朦朧」、「淚浸着水的眸子」，再到「被眼淚浸過的眼睛」；由「淚眼凝咽」到「低低的、無聲的、沉痛的嚜泣起來」。被淚水浸潤過的愛情最美麗，瓊瑤對這句話是迷信不疑的。

2 瓊瑤小說裏的愛情觀，是她所謂「有靈性」者的專利品。

看過瓊瑤任何一本小說的人，對「靈性」「深度」

「氣質」這類動人的名詞一定都不會陌生。在瓊瑤的小說中，只有被這些名詞形容過的人，才有資格了解「真正的愛情」，換句話說，凡是「激動過、痛過、哭過」的人，必然是「有靈性、有深度、某些特定時刻會發出異樣光彩」的。因此我們得好好分析分析，這個瓊瑤這麼着迷的「靈性」，到底是什麼東西？這兒我試擬了一道公式——

靈性＝美麗的名字＋瓊瑤式的外型＋詩詞的修養
＋易感的心

「彩雲飛」裏有句話「這個名字很美，想必人也很美」，又有句「只要聽這名字，也知道是個不俗的所在了」（這種輕率的臆斷，瓊瑤美其名爲「易感」，待會兒再提）。照「理」說，像瓊瑤這麼個言行唯恐沾上「俗氣」的人，一定是超凡的、不羈的，似乎應該不太重視名字這符號的，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，她的小說向來是只「談情」不「講理」的，這樣也就難怪她小說中的人名，判然分成美麗的和不太美麗的兩種，前者是「有靈性的」，後者「當然」是缺乏靈氣的。

前者所屬女性的名字像含烟、吟霜、夢竹、冰梅

、曉彤、雨薇、詠薇、翠薇、依萍、心萍、心怡、小眉、涵妮、紫菱、綠綠、雅筠、凌雲；男性的像雲帆、雲樓、雲鵬、若塵、慕天、紅葦、韋白、曉白、夢白、凌風、凌霄、楚濂、仲濂；後者所屬女的像思紋、美琦、美萱、秀枝；男的像建章、一偉、世徹。

這是「靈性」的第一個要素。

靈性還須要「外貌」，「瓊瑤式」的「有靈性」的女人有兩種面貌：

第一種——「她的眼睛清幽而有神，她的笑容溫存而細緻」、「隨風飄拂的髮絲，纖長苗條的身段別有股飄逸的味道」、「嬌怯如弱柳臨風，清麗如白蓮出水」、「勻勻淨淨的小臉」、「小小的鼻頭」、「小小的嘴唇」、「小小的身體」、「恬靜的、脫俗的、楚楚動人的」、「不勝嬌怯」、「弱不勝衣」。

第二種——「被太陽晒得紅撲撲的臉，和一對大眼睛，那濃眉上揚着，一股桀驁不馴的樣子，那挺直的鼻樑更顯得倨傲和倔強，長得相當美好的嘴。穿了件紅襯衫，白色運動短褲，裸露着兩條修長而亭勻的腿」。

瓊瑤顯然對第一種的外型較為熟悉也較為偏愛，但對第二種也有不少欣賞與好奇。同樣的，男人在瓊瑤的筆下也有兩種固定的型：

第一種——「『不很』年輕的臉，頭髮濃而黑，眉毛也一樣黑，眼睛深沉而慧黠。」「相當的瀟灑與挺拔」、「一個漂亮的、有吸引力的、有錢的、有經驗的（這裏的經驗主要是指對女人的經驗而言）、聰明的男人」。

第二種——「那是個瘦瘦高高的男人，『好』年輕，不會超過二十五歲。有一張略帶孩子氣的臉龐，濃眉英挺，那神采奕奕的眼睛，帶着三分天真和七分魯莽」。

這麼一看，「鐘樓怪人」在瓊瑤筆下，是絕絕對對找不到活路的了。

「詩詞」也是瓊瑤對「有靈氣」人的要求。從小說中，我們知道，瓊瑤本人在這方面的學問有詞話叢編、百家詞、納蘭詞、詞選等，有技而不露，她似嫌手癢，所以無一本不詩來詞也來。藉着小說裏的人物，管她或他什麼個性的，來作瓊瑤自己的詩歌。我們試舉兩首——

「潮昇潮落，潮來潮往，流水捲去時光。靜靜佇立，默默凝想，有誰解我痴狂！三分無奈，四分淒涼，更兼百斛愁腸。好夢難續，好景不長，多情空留惆悵」。

「逝水流年，人生促促，癡情空惹閑愁，任他人嗤我，怪誕無稽，多少幽懷暗恨，對知己暢說無休，人靜也，抒惆悵，高嘯歌喉！」

「紅樓夢」中，「獨倚畫欄如有意，清砧怨笛送黃昏」是蘅蕪君，「嬌羞默默同誰訴，倦倚西風夜已昏」是瀟湘妃子，各具風致。而在瓊瑤筆下，任何能吟詩填詞的「有靈性」人的作品，却全是一個模子：爲文而造情，只嫌太露而含蓄不足，同時混淆了書中人的個性，真是不如不要。

剩下最後一個要素，就是「易感」的心。「易感」包括容易受驚（「瓊瑤式」的女孩女人，經常因此而抓住自己的皮包，或抓住自己胸前的衣服）、容易受傷（「瓊瑤式」的人物，經常因此而摔了摔頭，挺直背脊，或衝動的以惡言反擊），遽下判斷（「直覺」「情緒」是瓊瑤所以爲好的、特殊的能力，跟一個人說了幾句泛泛之言，可以讚美道「你是可愛的、坦

白、敏銳、機靈而聰明」，聽者同樣的馬上覺得是找着了一份「瞭解」，這樣的例子在瓊瑤小說中數不勝數）。一言以蔽之，瓊瑤把這種不成熟的、過份敏感、不穩重的、毫無理性的、輕率的態度叫做「易感」，仔細想想，這跟我們有時看電視，對歌星隨口批評的這人好醜還來唱歌，她還以爲這樣擠鼻子就是天真的有什麼兩樣？

美麗的名字、外表、懂一點詩詞、多利用直覺情緒，這就構成了所謂的「靈性」。我當然承認世界上必有這種人，但是第一，瓊瑤大可不必舊酒換裝十幾次的新瓶子；第二，瓊瑤在此犯了一個價值判斷上的大錯誤：任何人如果不具備「靈性」，她即否定了這人一切其他「爲人」的價值。父親如果不具備「靈性」，那麼瓊瑤就否定他對子女的愛（如「彩雲飛」裏孟雲樓的父親）；母親如果不具備「靈性」，那麼瓊瑤就一筆勾銷了她對丈夫的愛（如「浪花」裏的婉琳）；女孩子如果不具備靈性，那麼瓊瑤就整個扭曲了她的生命（如「一簾幽夢」中的綠萍）。總而言之，瓊瑤似乎根本以爲「人」的價值，是在他所表現的「激情」上，所以我在前面直指瓊瑤的人生觀就是愛情

觀，而她的「愛情」觀，又只限於肯定「瓊瑤式」人物的存在，這真是空前的霸氣、狹窄而又情多自作。

如此看來，那麼瓊瑤的小說中「有靈性」的人，如果一旦爲人「父母」，也應該是「毫無代溝」的父母囉？其實大大不然。關於這方面的資料比較難找，因爲瓊瑤擅長的是「說故事」，所以她曾寫過這樣哄人的結尾：

「故事寫到這兒應該結束了，剩下來的，都是一些必定的事情，一些你我都知道的事情，團聚、婚姻、男女主角共度了一大段美好的人生！」

在這種膚淺拙劣的手法下，要找我們所需的資料自是不易，但也不是完全沒有。「幾度夕陽紅」裏的夢竹，可以算是個「如詩如夢」的女孩了吧？做了母親以後呢？我們試舉一七頁，曉白隨口說了一句又是空心菜的一段：

「『你想吃什麼菜？』夢竹沒好氣的說：『假如你爭氣一點，考得上省中聯考，不讀這個貴得嚇死人的私立中學，我們又怎麼會窮得天天吃空心菜？所有的錢都給你拿去交學費，三天兩頭還要這個捐那個捐的……空心菜！別人都不說話，你還要來挑呢！』」

.....

曉彤不說話……她心中對母親有些微微的不滿，總是這樣，曉白每次回來都要挨罵，其實曉白只是比較愛玩一點而已，這也沒有什麼太了不得的地方，考不上省中聯考，罵一次就夠了，一年前的事了，還要天天罵。幸好曉白對什麼都不在乎，要是她的話，決受不了。」

這裏反映了兩個矛盾：一、夢竹既然是個純粹「瓊瑤式」的人物，何以爲人父母之後，處理事情的態度，與「彩雲飛」裏的孟父、「浪花」中的母親婉琳一模一樣呢？難道「靈性」這東西只是「外襲」，而非「內生」的？二、更深一層來看，夢竹的這種態度才真是人之常情，瓊瑤何以視而不見，却迷信這樣就足以構成「代溝」呢？

再看同一本書裏的「何慕天」，應該也是詩一般的人物吧？他變成父親之後，教訓自己的女兒也無異於天下任何一個父親。

「十八九歲的女孩子，別人都唸書準備考大學，妳呢？糊糊塗塗的過些什麼日子！我問問妳，妳對未有些什麼打算？妳這樣混下去，就是要嫁人，都沒

有人敢娶妳！妳那羣不三不四的男朋友，全是些不務正業的小太保。」

從這裏，我們也可以得到個結論：所謂「靈性」，只不過是替「瓊瑤式」的愛情中，增加一些詩、一些詞、一些讚美、一些小聰明、一些眼淚罷了。愛情平穩下來，「靈性」就回復「人性」了。瓊瑤何以不能由此中得到一些啓發，從「夢」裏落「實」？這是我十分不解的。

3 瓊瑤小說的「愛情觀」中，女人角色的心理型態。

瓊瑤先肯定一個大前提「愛情必有痛苦」，而這愛情又是屬於「痛楚的激情」，男女雙方都那麼「易感、易受驚」，在這種情況下，自然需要有種種非比尋常的癡情言語、癡情行動，隨時「拿出證據來」，否則簡直就維持不了這類爆炸似的激情。在初掉到這個「驚濤駭浪」裏的時候，「瓊瑤式」的人物第一個反應是「不相信，以為在夢中」，然後擔心不知何時會失落。

「我以為……我以為那只是我的一個夢。」

「你咬我的手，咬得重一點……好讓我不知道這不

是個夢。」

「我好笨、好傻，什麼都不會做，又常惹你生氣……你不會離開我吧？」

患得患失加上本身個性的太情緒化而沒有理性，還有外面的衝突，在這麼大量而沉重的激情壓頂之下，男男女女不由得時而「淚盈於睫」，時而「目光如醉」，恍然不知「今是何世」了。

作品經常透露出作者的心境、際遇和理想。瓊瑤本人的婚姻不圓滿，在有意無意間，她筆下的女主角，不論是嬌怯的、柔弱的或野性的、堅強的，都強烈的需要一種「特別癡、特別狂、特別專橫有力的愛情」，她們隨時要求「愛」的證明，來印證這愛的存在，所以這些「瓊瑤式」的男人，有的沉痛有力的啜泣、有的大信封裏夾六個小信封、有的痴立在電燈桿邊、有的連彈三小時吉他、有的被統了一刀、有的埋於醉鄉，為什麼？因為「瓊瑤式」的女主角需要這樣的力和愛。因此，類似下列的例子，在她的小說裏真是觸目皆是——

「她接觸到一對男性熱烈而癡狂的眸子……完全讓人不能抗拒的。她在這目光下瑟縮了、溶解了，她

無法抗拒，完全無法抗拒。望着他，她的眼裏有一份可憐的、被動的、楚楚動人的柔順。」

「他有力的手臂纏住了我。我在他懷中顫抖、啜泣，像個小嬰兒……我喘息、我乏力，我緊緊的貼着我面前的男人，用手死命的攀住了他。像個溺水的人攀着他的浮木似的。」

「忽然間，我覺得自己那樣渺小、那樣柔弱。我懶洋洋的依偎着他，靠着他那寬闊的肩頭……他應該是一個成熟的、堅強的男人。」

「……她從他的胳膊裏抬起頭來，她的眼睛一瞬也不瞬的望着他。那烏黑的眼珠現在看起來好無助、好溫柔、好可憐。」

我想，這也許正可以說明了，為什麼「瓊瑤迷」多半是些初高中的女孩子，「瓊瑤式」「美麗的、奇異的、悲壯的、曲折的」愛情，給他們「如詩如夢」的嚮往。這裏，我想抄錄子敏先生在他的「小太陽」裏「一間房的家」的一段：

「下雨天，她到廚房去的時候，我心裏有送出她出遠門的感覺。我打開窗戶，可以看到她淋雨衝進廚房，孤獨地在那裏生火做飯。雨水沿着窗

戶格子往下滴，我的視線也模糊了。我想過去陪陪她，但是廚房太小，容不下我進去切菜。我在屋裏寫稿，等着等着，等她端着菜盤冒雨回來我們的家。她的衣服濕了，臉上掛着雨珠。總有一天，我們會有一個像家一樣的房子，那時候她就不會再淋雨了。這個日子也許還很遠，但是我看見她擦去臉上的雨珠，仍然在微笑，我就有耐心去等候那個日子。」

真正的愛情看似淡水，其實濃甘。它不必因為當事人自身的不穩定，平地掀起巨浪；相反的，它能够憑着雙方的理性和信賴，安然度過許多實際生活中的「驚濤駭浪」。

如果抽走了「愛情」，瓊瑤的小說就成了個空殼子了。而這「愛情」，瓊瑤泰半以一種「說故事」的方法來進行，有一些插敘，倒敘什麼的，其他也沒什麼可談的技巧。像「小說創作」裏的某些似喃喃說夢的文章，也許登不進「皇冠」或「聯合報」，但是瓊瑤比他們多的，也只不過是更浮誇的詞彙、更曲折的情節而已。因此，接下來我們就來研究一下這兩點。

兩者皆有公式可循，我們先看詞藻部份。

前面關於「激情」、「眼淚」、「疼痛」，已經舉過一些翻來覆去的詞語，顯示出瓊瑤在遣詞用字方面，還不如在設想人名時來得花心思。在「窗外」可以看到的詞，在「碧雲天」裏照樣找得到。事例太多，我們只稍微舉些來看看：

形容女的：「細嫩的、嬌怯的聲音」、「怯怯的」、「顫動的、小小的頭」、「溫暖的小手」、「嬌怯怯的」、「纖弱的小東西」、「無助的孩子」、「如詩如夢」、「雅緻」、「飄逸」、「脫俗」、「說不出的飄逸」、「微微顫着的可憐兮兮的小嘴唇」、「難以描敘的、超凡的恬靜」……

形容男的：「長長的腿」、「挺拔」、「瀟灑」、「有書卷氣」、「天真」、「優氣」、「魯莽」、「癡情」、「渴求的、需索的、迫切的」、「深邃的眼睛」、「脈脈含情的眼睛」、「似笑非笑的嘴角」、「微蹙着的眉峯」、「玩世不恭的神情」……

形容（男）女的面對（女）男的癡情舉止：

「心旌盪漾」、「心神盪漾」、「盈盈的大眼睛中有一種難言的、非凡的光采」、「雙目如醉」、「雙頰酡然」、「小小的嬰兒」、「啜泣得像個小娃娃」、「不勝瑟縮」、「不勝痛楚」、「不勝痛苦」、「驚愕了、困惑了、迷失了」、「有些紛亂、有些困惑、有些茫然」、「驚愕的、困惑的」、「困惑而茫然」、「抱歉的、可憐兮兮的、無可奈何的」、「可憐的、被動的、楚楚動人的」、「囁嚅的、瑟縮的、半驚半喜的、半羞半怯的」、「小心的、討好的神情」……

至於情節方面，首先一定有個恍如作夢的初見場面：「彩雲飛」，半夜有琴聲，雲樓見到那似夢中的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女；「寒烟翠」，女主角靠在樹上睡着了，醒來，旁邊有個男人似笑非笑的盯着她，說她像樹林裏的精靈；「海鷗飛處」，俞慕槐在渡輪上看到一個少女，淋着雨，臉上有着淒苦的、「遺世的」神色……認識之後，「愛情遊戲」就如是展開。彼此的探索、確定、熱戀、誤會、譏諷、罵、打耳光、尋找、相互折磨、道歉、重聚、誤會、譏諷……繼續的循環。

幾乎每本書裏都少不了這些場面——

(1)兩人互相凝望着，約有一世紀那麼久，男的張開雙臂，女的低喊了一聲，衝入他的懷中。

(2)桌上放着一枝玫瑰，底下壓着一張紙、詩，或是詞，於是女主角的心跳加快了。

(3)女的打開門，一種異樣的感覺，她抬起頭，對面電線桿邊站着一個男的，一動也不動，一瞬也不瞬的望着她。

(4)先是一陳輕輕的、輕輕的吻……然後他的嘴唇猛烈的、粗暴的碾過她的嘴唇。

(5)男的把頭埋進女的胸前的衣服。沉痛的、有力的啜泣，從衣服裏壓抑地透出來，女的抱住男的頭。

(6)一個耳光來，一個耳光去。

.....

這種詞語和情節的不斷重覆，是其來有自的。每一本書的主題都是「真正的愛情」，每一本書的主角都是「瓊瑤式」的特定人物，要想不重覆，那倒也太難為瓊瑤了。這麼看來，除了角色的名字，得重新往窗外的烟呀雲呀薇呀白呀的尋找以外，其餘的就是把故事怎麼開頭、中間怎麼曲曲折折、怎麼結束給想好

；套上一個從「詞選」裏找出來的「好好好美」的詞做書名；然後再把這些「盈盈的大眼睛」、「可憐兮兮的」、「刻骨铭心的疼痛」等等的陳詞濫語往上加色也就成了。這樣的「創作」，如何能有前途可言。

1 情節越來越離奇荒謬

曾經有不少的人，批評過瓊瑤小說裏的愛情，多半是不太正常的、灰色的。像老師和學生相戀（窗外）、年紀望四十的男人和考不上大學的少女（一簾幽夢）、感情上的浪子和清純的女學生（幾度夕陽紅、寒烟翠）、嬌柔的女人和有婦之夫（紫貝殼、幾度夕陽紅）、男學生和有夫之婦（幸運草）、名記者和有夫之婦（海鷗飛處）、男學生和孿生姐妹（彩雲飛）、癡情的男人和不羈的山地少女（寒烟翠）、讀相對論的男學生和白癡女孩（水靈）……：只要一個是「瓊瑤式」的男的，一個是「瓊瑤式」的女的，不管他們的年紀、家庭、背景是怎麼碰不到一起，總會經過瓊瑤的「撮合」，而發生一段「驚濤駭浪」般的「瓊瑤式」的愛情。尤其最近，她小說中這種「只要愛，

只管愛」的傾向，簡直強烈到不堪卒讀的地步：「彩雲飛」中說孟雲樓是個從香港來臺灣讀師大藝術系的男學生，可是通篇到尾沒有沾上一點點大學生活的邊。爲了「只要愛」的情節發展，這個「窮」學生可以上中央酒店跳舞。「浪花」裏曾經對太太晚着說「沒有你我就活不下去」的賀俊之，有錢以後愛上了別人，可以理直氣壯的說「你根本不配作我的妻子」！因爲只要愛。瓊瑤可以讓三十好幾了的秦雨秋，歷經家庭的衝突，錯誤的婚姻之後，仍然有「皮膚光潔的臉龐」、「穿着繡有小花的牛仔褲」；瓊瑤也可以讓一個五十多的大經理，成天出入歌廳舞場，「純潔的」和歌女做朋友，因爲他「這時候可以享受享受生活了」。因爲「只要愛、只管愛」，正在「皇冠」連載中的「碧雲天」，居然出現了這樣的情節：女老師的先生愛上了她的學生，女老師自己不能生育，學生又極爲傾心師丈，所以女老師高高興興的把女學生，以及她有意灌醉的丈夫推進一間房子裏……

瓊瑤在「給竹風」中寫過，「我」是個「生長在童話故事中的孩子」，那麼很顯然的，這種「灰色加淡黃色」的「成人童話」，是「不適合」讓「孩子」

看的。

2 書中物質環境越來越闊綽

這一點發展傾向有兩個原因：第一、瓊瑤本人的物質生活日漸豐裕。第二、「瓊瑤式」的「靈性」是需要「閒」的。窮人閒不起來，只吃空心菜的日子裏也靈性不起來。所以這種傾向的發生是必然的，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。瓊瑤自己終於也承認了這一點：

「我現在才知道金錢的意義，許多時候，精神上的享受必須用金錢來買，一本好書、一杯好茶、一盆爐火，以及片刻的休閒，都需要金錢才辦得到。」（心有千千結）

所以瓊瑤的小說裏，敦化南路、中山北路、仁愛路的「高級住宅區」一個一個的出現。花園大到有羽毛球場、愛神雕像、荷花池還有園丁；摩托車已經不算什麼，「瓊瑤式」的男人現在多了一個條件：得有汽車；房子裏頭，冷氣、暖氣、地毯、油畫、壁爐，一副暴發戶迫不及待享受的模樣。也跑意大利也跑比利時，又上紅磨坊又遊威尼斯，這些「金錢」買來的「精神上的享受」，有沒有給瓊瑤的小說注入新氣息呢？沒有，完全沒有。因爲真正的羅馬，和「瓊瑤

式」的人物去過的羅馬，是截然不同的，前者是個充滿了生命的城市，後者只是個「舞台佈景」。「有錢」是有限度的，「瓊瑤式」的人物如果享受慣了，一旦不幸的破了產，那份「真正的愛情」、那份「如詩如夢」的靈性將何以自處？我不敢想。

3 關於角色和書名安排的傾向

前面說過，什麼樣的男男女女，都可能在瓊瑤的小說中產生戀情，我也指出，瓊瑤對她筆下的男主角，在心理上可能隱含着一種「補償作用」，塑造得一個個俱是堅強、有力而癡情，所以角色的安排的可能性，依次排列是這樣的：男人與女孩最常見，然後是男人與女人、男孩與女孩；只有一種題材，是瓊瑤「不願」嘗試的，那就是「少男的初戀」式的「女人與男孩」，雖然這男孩很可能是癡情的，但絕沒有「金錢」，也絕不堅強有力，無法構成「瓊瑤式」女主角的「水中浮木」之感。除此以外的題材、角色的安排，可想而知的，瓊瑤將極盡能事的加以「排列組合」，變化出七十二種以上不同的型態，縱使「亂點鴛鴦」也無妨。瓊瑤不是早在「白狐」中就寫道了：

「多少離奇的、曲折的、綺麗的、悲哀的故事，

數不勝數，『說』不勝『說』。」

至於書名，瓊瑤慣於從詩詞中抽字以成，既然從詩詞中出，那麼必有它已成的意義，在瓊瑤書中，這詩、詞或由主角吟出，或由主角想及，總之，必與書中之人物、情、景有關，也就是說已成之意要與人物之情感、人物之個性，或是景物相貼切。類似此種「天作之合」當然不能說沒有，可是「或然率」絕不是這麼的百分之百，我懷疑瓊瑤對此也難免有力不從心的「拼湊」時候。以前讀過的詩詞中，有不少可供「說」成一個「故事」的，信手寫來：晚雲開。春寒。喜遷鶯。花弄影。昨夜西風。芳草萋萋。如夢令。人在春山外。千山月冷。連江點點萍。異日天涯。雙燕飛。滿袖星辰。一片流雲。濛濛霧。月流天。流萍。秋鐘響。金波散。千疊翠。

瓊瑤其有意乎？

「習慣成自然」，有時候會造成一種很駭人的效果，瓊瑤在「窗外」、「煙雨濛濛」、「幾度夕陽紅」時，還見得幾分用心，「菟絲花」、「庭院深深」、「寒烟翠」就完全走着當時剛流行過的「米蘭夫人

「的路子。「翦翦風」、「彩雲飛」、「星河」，除了一個怪誕的故事而外，所有的人物造型、個性、遣詞用字全都「似曾相識」。「海鷗飛處」等而下之，真個是「無可奈何鷗亂飛」了。到得目前分別在「皇冠」及「聯合報」連載的「碧雲天」、「浪花」，情節的荒謬、詞藻的膩濫，簡直是不知所云。而從瓊瑤的觀點來說，這種造夢說夢的「不自然」，已經變成了她的「自然」了。

這使我想起瓊瑤在「窗外」的結尾，安排女主角江雁容尋見康南。事隔多年，他一定老了，「但是他再老，也是她那可愛的、詩一樣的康南哦！」然後她看到他了，「她那詩一般的康南」，如今形容枯瘦、一臉鬍子、頭髮花白、猛吸煙尾、步履蹣跚，經過她身邊視而不見，江雁容「緊緊的咬住了嘴唇，使自己不致於哭出聲來……康南已經不在乎了，他的康南已經死了……多可怕的真實！她但願自己沒有來，沒有見到這個康南……她還要她的康南，她還要她『夢』裏的那個康南！」

「夢」，總有「醒」的時候，「真實」可能可怕，但美好面亦多，瓊瑤如果「稍稍」愛惜羽毛，「稍

稍」有些「作家」良心，「稍稍」顧及真實，「稍稍」從她那「摩登家庭」裏走出一歩，前途還有可觀，否則一任筆滑手油，她的文學生命，離那個又老又乾又醜又髒的「真實」裏的康南，恐亦不遠了。

■書評書目雜誌或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之書籍，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煩請寄回更換。

■長期訂戶變更地址，請在每月二十日前來信通知本刊。信中請註明姓名、舊地址和新地址，逾期請到原居住處收取。

■在每月十日後，仍未收到本刊之訂戶，請電話臺北市（三三三六七三）或寫信告訴我們，謝謝。